

快 板

牛馬元帅 吳云山

閻 旗 俗 編

長 安 書 店 出 版

快 板

牛馬元帅吳云山

閻 振 俗 編

长 安 书 店 出 版

快 板
牛馬元帅吳云山

閻振俗 編 張同州画封面

長安書店出版

西安东大街318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002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frac{5}{16}$ 字数：7,200

1958年12月第一版 195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統一書号：T10095.421

定价：(乙)0.04元

內 容 簡 介

牛馬元帥吳云山，是秦腔藝人閻振俗同志的創作，閻同志對農村生活頗為熟悉，這個快板是一個飼養員不重視飼養工作，轉變為積極經營牲口的思想過程，寫的生動活潑，逼真的刻劃出父子兩人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故事。

牛馬元帥吳云山

陝西有个兰田县，
馬家岭連的吳家灣。
灣南有个高級社，
飼养員名叫吳云山。
吳老汉私心重，
他把牲口看的淡。
前天已經受批評，
这一晌誰都答不上言。
他的儿子吳子建，
去年从省上撥回县。
財政科当的是會計，
对他爸这事也不滿。
和社长談过好几遍，
决心要把他爸劝。
回家見了他媽的面，

晚上去把他爸看。
低头走进饲养室，
老汉正在把草拌。
張口叫爸开笑臉，
他爸擰头斜眼翻。
子建舀水忙端料，
一时三刻草拌完。
老汉点灯把被卷，
子建把吃的放中間。
他爸装烟咀动彈，
你到这里是来探監！
把娃問了个咀“威”地，
子建心里不美气。
一想他是自己的爸，
亲不見怪莫有啥。
喜眉笑臉露白牙，
爸你乏了先睡下。
你有什么酸心話？
講出口来想办法。
老汉拿捶头把炕擡，

他言道：

我想上天天莫場。
狗命太長死不下，
無期徒刑才喂牛馬。
子建聽言笑喝喝，

他言道：

餵養員這事很不錯。
棉被熱炕家中過，
不曬太陽的柔軟活。
日日的工分帳上坐，
比一個小伙子掙的多。
還有什麼通不過？
人心莫底那就難說。
老漢開言心生火，
挽起袖子把話說：
誰不知這是個陰干活，
腳手不閒日夜作。
你先聽：
馬，“撩蹶”子牛倒嚼，
公騾母騾亂喊叫。

吵的不能睡好覺，
脚莫暖熱可拌草。
就这样还有人不服心，
咱套个磨子都要給牲口算工分。
苦处人人看着，
意見比馬峯窩的眼眼多。
掙錢是刺林狗儿把脚戳，
有額目的那几个。

子建說：

飼養員不是輕生活，
人人的头上有眼窩。
工分少，工分多，
大家評的不得錯。
用社的牲口套碾磨，
不記帳那就是剝削。
娃我在县上把錢管，
照你說就該乱用款。
老汉正要把言发，
只听得有人拉的牲口答了話。
子建急忙出外看，

緊叫慢叫莫見面。
又听得圈里“噉噉”响，
原是他弟弟攪的槽根子望回端。
子建佯裝沒看見，
他不給牲口把草拌。
抬頭看，我的媽！
籠咀還在牛臉上掛。
這要是不檢查，
明天就往地里拉。
做死牠，餓死牠，
吃牛肉就在這一下。
老漢聽見說你害怕，
銀行票子全“塔塔”。
牲口市上隨便拉，
不要咱一家把錢花。
爸我从小賣蒸饅，
什么事情都經過。
指長彌短本事多，
摸揣牲口還算我。
現在不露這手段，

獻出來沒錢還找麻煩。
我一天抽時間，
叫你媽給我把牲口看。
做做活鉗鉗眼，
得空給自己弄幾個錢。
“松番”一天是一天，
看他誰把我咋辦。
子建听得歪搖頭，
肚子別的不好受。
心里說：
我爸的旧病比山厚，
難怪牲口渾身瘦。
如果繼續向前走，
一定要跌到溝里头。
為大家先勸他，
打破窗子談一下。
擰回頭叫爸爸，
你吃點心娃講話。
你說的那些話，
完全都不是好辦法。

家凭国，国凭家，
务农靠的是牛馬。
飼養員若要把烂帳打，
問心何安罪过大。
老汉变臉下巴咋，
胡子一燥你說啥！
飼養員犯了什么法，
罪人的帽子給誰塌。
狗日的不是我的娃，
算說話倒在被上眼里冒火花。
子建开口笑嘿嘿，
你莫要把娃的好心昧。
出門覷天色進門覷成色，
我看見牲口就知爸你咋样喂。
你先看：
飼養室象个稀屎营，
蠅子合唱乱嗡嗡。
牲口槽象个母猪窩，
圈里象个青泥坑。
把驢喂成大洋狗，

把牛喂的不想走。
喂的駙臉細又長，
牛眼窩喂成光筐筐。
腿細的象个火棍樣，
肚子象皮球把氣放。
脊梁骨硬的能刮洋芋，
渾身少肉骨头長。
个个背上紅堂堂，
細看才是爛脊梁。
牲口要是會說話，
叫你到法院去說話。
老漢翻起來大聲吼，
沒殺人那里都敢走。
氣的手戰腿發抖，
又倒下拿被子蒙住頭。
子建連住把話講，
有意往他爸病上撞。
他言道：
有些人光把自己想，
着嫌他碗里湯不汪。

自己當的飼養員，
牲口交給張三管。
張三紡線推給娃，
娃去添草草沒鋤。
給槽里下些長掛面，
晚上來拿筐筐攪。
端到他家把炕點，
這就叫：

么字二，二推三，
牲口在槽上受可憐。
把老漢听的睡不着，
心里說：

狗日的指東打西來整我。
子建的話還沒停，
點一根紙烟又出聲。
牲口盼黑人盼明，
牲口黑了才過光景。
人不勞動身體不強硬，
馬不得夜草胖不成。
飼養員光知睡大覺，

牲口在槽里唸藏經。
麻麻明拉到地里用，
臥在犁沟“吭吭吭”
誤生产，少收成，
分不到粮食都受穷。
大家穷国也穷，
交納公粮沒啥送。
建設人員吃不上飯，
社会主义要扑空。
老汉起来又答話，
我把你无知的青年娃。
穿制服光說文明話，
声声咀不离国家。
国家知道你是个啥，
能送給你些票子花。
子建說爸你能說昧心話，
国家的恩惠全忘啦。
我給你一兌几百元，
难道不是国家的錢。
吳老汉又开言，

兌錢你乃是拿人干，

吳子建又出言，

爸你的陈帳是誰还。

我二哥媳妇咋样来，

自由結婚沒花錢。

問的老汉不言喘，

手轉烟袋扣杆杆。

子建說：

有些人死了牲口不難受，

你买調和他买酒。

吃肉是吃大家的肉，

羊毛要从羊身上有。

买牲口要貸款，

給国家額外加負擔。

国家把建設用的錢，

要来放在牲口圈。

第二年又要还，

社里可从大家摊。

大家里边也有你，

國家相連肉連皮。

老汉听了这些話，
沒理舌头胡圪啦。
他言道哎哎，
如今世事猴騎馬，
顛倒子行事娃管爸。
旧日我看了一匹馬，
自由自在由自家。
自从入了农业社，
任何人都會指揮咱。
儿子也來管他爸，
还是我老臉受墩打。
老汉拉起旧日事，
子建說：
从前根本不能提。
那一年咱把牲口死，
沒有錢买还来不及。
你叫了我弟兄几个都下地，
我的拉繩你捉犂。
一天犂了三分地，
做的个个耍脾气。

套碾推磨人犁地，
干熬閑油白費力。
肯的爸你没办法，
拉帳壘債买了个馬。
拉回来天不下，
只得把谷子干种下。
种的太迟莫逮住苗，
第二年收成揭瞎宝。
自从那年遇了事，
多年再沒緩过气。
如今牲口拴滿槽，
大家合作把生产搞。
爭啥少啥問社里要，
国家給咱来撑腰。
就这样还不好，
忘了良心天知道。
光把眼前利益瞧，
子孙的穷根难挖掉。
老汉听罢心思量，
滿头发燒肚子漲。